

一个人的 淮海

路

顾惟颖 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一个人的
淮海

路

顾惟颖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淮海路/顾惟颖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326-3984-7

I. ① —… II. ① 顾… III. ①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6425号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杨丽萍
图片提供 顾惟颖 等
装帧设计 姜 明

一个人的淮海路

顾惟颖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 字数 145 000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3984-7/I·208

定价: 32.00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联系电话: 021—59226000

序 捕捉街头或者心头的浮光

淳 子

下午三点多钟，顾惟颖到新华路一家临街的面包店喝咖啡，读小说，一个人静静窝在靠窗那个有壁灯的座位，皮肤如清晨的玫瑰花瓣，发髻高高地盘着，配着樱红嘴唇，是美术课上画素描用的古希腊女人石膏像，与报纸专栏上“杨彪”的笔名毫不相干。

是我提议见面的，因缘便是那个署名“杨彪”的专栏，每次阅读，总是不觉从沙发上坐直起来，被文字中的奥斯汀笔法击中。于是打电话探寻笔者的来路，编辑吴先生道：“一个女孩，本名顾惟颖，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，与某某同班。”云云，云云。

我们约在复兴西路上的一个画廊见面。

晚上，站在画架前，从孤岛张爱玲、苏青、周炼霞，一路说到巴黎蒙巴纳斯时代的毕加索和波伏娃，彼此使用的上海话语系也是十分的契合。她是，即使说得兴高采烈，也不忘记细心伺候

面前的杯碟，小小一粒蛋糕屑子掉下来，她文雅地用纸巾捏起，投入盘子，亦不时地轻沾嘴角，拭去咖啡渍子。

我道，如此光景，只以为你是从民国上海走来的女子。

她的脸微微一红。

身边的人高声道：“市三女中出来的，与宋氏三姐妹同校，都是女中精品，地图上找不到的。”

有一阵子，我偏巧与她在—个专栏里摇笔卖字，更是频频地在一起喝咖啡。谋生不容易，文章要写得好也是不易。我们偶尔也讨论技法，讨论篇章结构。

我对她的看法是，严谨，叙事有层次，动情也动得干净，闺秀笔墨里，也看得见刀光和苍生。

我曾约她一起合著一本民国才子的书。拖了一年，她亦不曾动笔。见了我，只—迭声地抱歉。

暑天里，她约我吃泰国菜。

胡椒蟹上来，她先把蟹盖放到我的盘子。是那种从小就懂得孔融让梨的模样。

我拿着工具，剥离蟹钳，她搅动着盘子里的青木瓜丝道：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写作为生，写得越多，越觉得自己底子太薄，

可侥幸获得那么多写作的邀请，那是巧合，不是才情。且又不努力，习惯了散淡，著书立传那种事，本不是我所强所能，随缘吧。我对人生也是这样的，没有计划，更不做什么盘算。”

我道：“张爱玲经常用《易经》起卦，占卜未来。要不，你也找个高人算一卦？”

她道：“那么高深的东西，我不懂的。算出来了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要认命？”

我默然。

我们都是不愿争也不愿谋的人，所以才在安分的生涯中邂逅了写作，也消受过文字带来的恩惠和喜悦，清寒岁月和人情薄凉中，文字终究是美人是暖炉，抱持怀中，或生或死，不一而足。

从此，不再催她写书。只挑心仪的小馆子吃吃喝喝，无论什么话题，也都说得来，说不完。

她是那种把日子过出艺术来的人。一日，她从包里取出一个象牙白盒子，揭开棉纸，一只马克杯，一颗琉璃，如旗袍领口的纽襟，扣在杯口，令人心动。她说，台湾朋友带来的，觉得美，送你了。又一次，她从泰国回来，送我一个灰色嵌银丝的匣子，打开，里面六个大象造型的香蜡，横竖是舍不得用的。

以后，听说她闭门不出，在整理、赶写一本很有年代感的随笔集。微博上遇见，一激动，便说，如出书，愿意写序。

其实，愿意给她写序的高手前辈很多，她有情有义，把绣球抛给了我。

此番《一个人的淮海路》，是她的第一本书，里面的一些文章，她写了好几年，我前前后后，随着她的键盘，也读了好多年、好几遍。

在书中，顾惟颖描绘了一幅过去的生活图景——烟纸店、理发店、西餐社、熟食店、花店、报摊、电影院、文具店、面包店、咖啡馆、小公园、小菜场、灶头间、弄堂……人们清晨出门，200米左右，就能完成五六件事情：买菜、买豆浆油条糍饭；竹篮里，一把雏菊或者几株百合；与摊贩、隔壁邻舍聊几句天气和物价的闲话；便利店里付煤卫水电的账单，取回前天干洗的裙子领带；回家的路上，弄口买一份股市、楼市的报纸，走进合用的灶披间，顺手拧紧了还在滴水的笼头，高喊一声：“张阿姨，你家的汤潜出来了！”一家著名的生煎馒头店搬家，老顾客换了几辆公交车去寻找。店主见到风尘仆仆的老主顾，特意在咖喱牛肉汤里多放了几片肉——这便是日子，许多上海人一生如此。

爱沙尼亚导演法兰克赫斯说，我们生命的今天，是过去一切的延续，如果不时时回望，今天的我，便不具有意义了。顾惟颖不是漂泊者，她是这个城市的居民，她从房子写到人、写到街道，写到城市，其实是在捕捉心头的浮光掠影。一个镜头或许没有太多的意义，但是集合起来，便是城市的浮世绘了。她写作的姿态一如法国公园里的旋转木马，是全景的，自由的，片段的，长短随意，体裁不拘，素描冷眼，铁丝墨痕，用细节编制都市人情世相，是一部是对城市归属和依赖的年代戏，或者是纪录片的脚本兼旁白。

读《一个人的淮海路》，有一种读普鲁斯特《追忆逝水年华》的感觉。

她总说，我写的太慢了。

情愿她慢，情愿她把文字做成李清照的声声慢。

目 录

序 捕捉街头或者心头的浮光(淳子) /1

淮海电影院, 末代皇帝 /3

复兴公园, 旋转木马 /8

从“长春”, 到“南昌” /12

新老渔阳里 /15

“小花园”外的人们 /20

“做头”, 从中原到沪江 /26

长乐路, 背着书包的小天涯 /31

大蜈蚣一般的大弄堂 /35

兰心的恋爱絮语 /40

复兴中路, 就让它默默泛黄 /44

走啊走, 走到八仙桥 /49

美美百货, 街角的“女王” /54

红房蓝村, 西餐情结 /57

瘦西湖与天鹅阁 /65

襄阳公园, 在孔雀蓝圆顶教堂下 /69

- 顺昌路的古筝女孩 /77
- 茂名路的怅惘流年 /83
- 石库门少年的爱情 /90
- 汾阳路, 岳阳路——普希金的凝望 /99
- 永嘉路上的美丽声音 /104
- 步高里, 有法国名字的孤寂灵魂 /110
- 尚贤坊, 让郁达夫爱昏了头的地方 /114
- 美领馆外排队的人 /118
- 戏曲班的孩子们——良辰美景 /123
- 宋庆龄故居隔壁的弄堂 /127
- 武康路上的深宅大院 /129
- 不通公交车的小路 /132
- 心底, 有一卷胶卷 /141
- 绢头的温柔 /145
- 后门里的悄悄话 /151
- 靠在阳台上看风景 /155
- 一颗西点的心 /161
- 童年的冰淇淋 /168

从前的书店 /172	
向明的男生 /177	
放课路上, 我们一起吃过的糖 /182	
逛菜场 /188	
织绒线的女人, 穿羊毛衫的男人 /194	
苦口婆心板蓝根 /199	
手中的笔 /201	
那一日, 我们骑车去 /205	
“沐浴”的往事 /209	
发寒热 /215	
挤车记 /220	
在转角处等你经过 /226	
淮海路的“老邻舍”——与马尚龙老师的海上对谈 /230	
鸣谢 /243	

有一些老地方，它们并无多么了不起，可能永远不会进入地方史册。但是，对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来说，是难忘又珍贵的。它们是我们最初的视野，对世界的张望，是从这个视野开始的。最质朴的美感，也由此被启蒙。



这一天，有画报社的叔叔阿姨来幼儿园参观拍照，在老师的口令指挥下，起劲的小朋友们齐刷刷一起朝镜头看。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，延安路瑞金路的延中幼儿园。

淮海电影院，末代皇帝

曾经在淮海电影院隔壁住过十几年，那时候，淮海路沿街还有巨幅的手绘电影招贴画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看见电影院的美工爬在梯子上，兢兢业业画出三层楼高的电影海报。无论是穿满清服饰的刘晓庆，还是美国超人，“他们”都在路边出现过。那是个不讨论票房、也不看重大片的年代，所有人都喜欢进电影院看电影。

第一次坐进淮海电影院是几岁？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？统统不记得了。只记得小学时，学校经常组织看电影，总是在午后，一大队两两牵手的小朋友们，跟着老师，从长乐路浩浩荡荡步行去淮海电影院。每到那时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得意，因为我们家离电影院最近，于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东道主。

每次待到电影放完，从淮海电影院的侧门随人潮出来，一抬头便是外面刺目的亮光。小孩子总是搓揉着眼睛，有几分依

依依不舍。人一辈子的梦醒时分，也都似那样，还未想完结，却已被催促返回。一至散场，别的小朋友结伴回家，他们的身影化入人群渐渐不见，我就一个人空落落地走回隔壁弄堂。弄堂里很幽静，与先前的喧闹连接的太快，快得令我有莫名的忧伤，仿佛心里比任何一个人都早先体会到那种“曲终人散”的意味。

即便在不看电影的日子里，放学后，我也喜欢溜达到淮海电影院门口，看看剧照。那时电影院门口会贴出一组剧照，配上简单的文字，叙述出一个剧情的大概，仿佛是一册很短的连环画。

当年的电影观众一点儿不挑剔，无论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电影，人们都喜闻乐见，甚至连电影播放之前的科教纪录片，也能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现在，看电影的选择是由每部电影的票房决定的，票房不被看好的电影，都轮不到进主要院线上映。可在过去，全国各电影制片厂的片子，上海大大小小的电影院都会放映。

大部分学生最喜欢看武打电影，每每电影里的好人与坏人进行最后决战时（按现在的话叫终极PK），整个放映厅里的小朋

友们会齐声呐喊“加油——！加油——！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回想起这个场面，简直鼻子都要酸的。

童年看过的电影往往一辈子也忘不了，以至某些在中国影史上不可能被提及的电影，都能被记住。

比如有一部《瓜棚女杰》，这样的电影如若放到今天，连被影评人批驳的资格都没有。可我却对它的结尾印象深刻——女主角在杀敌无数后突然胸口中弹，然后画面立刻转为慢镜头，她表情痛苦，胸襟处被鲜血染了一大片，却依然挣扎着想挥起长刀，杀向敌寇。正当那个画面在壮烈煽情，不料，观众席里一个捣蛋男生大叫一句“奶头被打了！——”所有小朋友哈哈大笑。才二十出头的女老师气得话也讲不清，当场把男生从座位上揪出去，叱责他小小年纪耍流氓。男孩流着眼泪鼻涕抗辩：“那个部位就是奶头呀……”

其实仔细回想起来，20世纪80年代很多电影院公映的电影都蛮“色情的”，女主角的衣服经常动不动被坏人撕开，随后坏人淫荡的笑声逼向怒目圆瞪的女人。比如《少林寺》里丁岚所扮演的牧羊女被坏人分开双腿吊起来，坏人扑过去把她裤腿扯下一长片，露出白花花挣扎的大腿来，这样的画面，连我都

一辈子忘不了，也难怪小男孩看了一激动，激发出很多“流氓思想”来。

1987年的时候，外公领了我和表哥表姐在淮海电影院看《末代皇帝》，那个冗长的电影对小孩来说实在太枯燥，也太难以理解。我看到中间睡着了，但清晰地记得，电影结束后外公憋了一肚子火气，回到家里他一掷凳子，义愤填膺地对外婆说：“黄色电影，污搞！”后来表哥表姐告诉我，那个电影里确实露了我同学叫嚷的部位，就在我打瞌睡错过的那一段里。至于露到什么程度，他们说法不一。表姐说是一大块胸脯露出来，看不完整，表哥说是陈冲全身赤膊统统看见了。究竟哪个对，我在很多年里一直没搞清楚过，那倒应了一句话：不同的人看同一部电影，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

淮海电影院被拆了以后，改建为“时代广场”，并非是后来靠近西藏路的时代广场。那商铺楼被招商易主过很多次，离它当年的模样越来越远，仿佛那里从不曾有过一个漆黑的、装满爱恨情仇的电影院。如今每次路过，闪回到很久以前看电影的情景，倒像是一场梦。不知道那些喊“加油”的小朋友都到哪里去了？那个捣蛋鬼又到哪里去了？